

杨不寒的沉静与深度

——读散文诗集《白鹤的下落》

周其伦

最近,我非常欣慰地读到了青年学者、诗人杨不寒(原名杨雅,现为云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的散文诗集《白鹤的下落》,感受到他多年来一贯的稳健与清醒,其装帧的雅致和诗意的静美,无疑为当下的青年写作者,提供了一份极具启示性的文本。

2026年1月,重庆出版社精装出版了他的《白鹤的下落》——蝴蝶装(这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重要方式,因书页展开形似蝴蝶双翼而得名),集120余首/组散文诗,用“白鹤”的核心意象,打通古典与现代、抒情与智性、地域与寰宇、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边界,语言凝练空灵、结构整饬开阔、哲思深邃厚重,充分显示一位青年学者型诗人难得的

沉静与深度。

通读《白鹤的下落》,最打动我心的,是杨不寒的沉静;最令人珍视的,是他写作中的深度。这在流量至上、快餐化写作盛行的当下,真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定力。作者甘愿沉潜下来,潜入典籍深处、山水深处、时代深处与自我内心互动,以文字为舟,以诗意为桨,坚守住文学的纯粹与尊严。这份沉静,源于他对文学的敬畏,对土地的深情,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而这种深度,则来自他多年来跨文体写作的丰厚积累、学术化的思维支撑。

作者以重庆为根脉,却不被一方山水所局限,从地域出发,最终抵达普遍的人性与现代人的精神荒原;他以传统文化为滋养,让古典美学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他以散文诗为载体,却不断突破文体边界,以实验性探索,拓展汉语诗意表达的更多可能。

我以为,《白鹤的下落》的面世不仅仅是杨不寒个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应该是整个“90后”作家群体,特别是青年诗人的文学创作实力的一次精彩亮相。白鹤的“下落”,从来不是坠落,而是回归本心,回归文学最本真的使命。杨不寒用沉静对抗喧嚣,用深度回应时代,用文字搭建起连接古典与现代、地域与寰宇、个体与众生的诗意桥梁。

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这位青年诗人、学者,仍将带着白鹤的轻盈、纯粹与坚定,继续坚定地在这浩瀚无垠的文学天地间展翅飞翔。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

『民胞物与』的诗意与美学

——读诗集《江水拉响的提琴》

张悦

蒋艳女士是一位敏锐洞察他者与自我关系,善于捕捉物我互动中的诗意和状态之美的诗人。她对万物众生,怀有真诚的尊重和爱,在“民胞物与”(将民众视为同胞、万物看作同类,主张以平等仁爱对待一切人与物)情怀关照下,通过隐喻构筑往返于彼此相通的物性、人性间的桥梁,以节制的情感检视瞬间对永恒的释放,谙熟抓取状态之美的诗艺。

她的诗集《江水拉响的提琴》,尝试以爱连通隐喻,着力营造物我相融、相契的诗境,集中显示出状态即意义,状态即美的诗学与美学追求。

“我正在度过一年中幸福的日子,/麻雀也是。/我与家人欢聚一堂诉说家常,/麻雀也是”,“麻雀们在我身后盘旋,/仿佛送走的是它们的同类”(《同类》)。

在蒋艳笔下,树、鸟、雪、石凳、麻雀,是充分人格化的存在,有人的眺望、凝思、情感,有所为有所不为,均如同你我的同类、朋友,或进行眼神的交流,表达对情绪的照顾,或握手问候,预留座位,在身后依依送别。

不止于辛弃疾式的“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对“人间走遍却归耕”的自我开释、慰藉,蒋艳赋予物以人性、灵性,同时,也引发对于物我关系的重新审视,都在对物予以平等关照的视角下,着眼于彼此共存的诗意、美感和哲理意蕴。

“而我总能在此刻柔软下来,/倾听带光的虫声,/和草木欢欣的窃窃”(《适度地飞》)。

从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儒家传统对泛爱人和一切物类的主张,庄子《齐物论》“万物齐一”的平等观念等,在蒋艳的诗歌中融会贯通,生成丰沛的审美意义。

“一座村庄成为道路的过程,/并不比,/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过程,/轻松多少”(《母亲》)。

诗人关注众生的眼光,更善于发现女性生命状态中的种种诗意。蒋艳用陌生化隐喻点亮母性与童真的光芒,温情脉脉,照亮众多女性人生历程中的必经之路。

“山坳里美丽的弯曲,每一层都有未表达的‘秘密’”(《螺丝田》)。

如果说“诗人的情绪能蓄水”,蒋艳便是把思想的支流汇于现实的江水,以语言凿渠引流,经河湖溪泉分流注入诗行。阅读随山坳里美丽的弯曲,“盘旋而上”或“盘旋而下”,在读者“想象之外”蜿蜒回环的一层层,有含苞的油菜花,在读者追索美的意料之中待放。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植物妻子》的魔幻叙事

——浅析韩江小说的创作手法

余孝安

当下国际文坛,韩江(韩国作家)可谓是叱咤风云的女悍将。2016年,她凭借《素食者》击败两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捧回布克国际文学奖大奖;次年获得意大利马拉帕蒂文学奖;202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她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特质呢?我们不妨透过《植物妻子》(韩江著,崔有学译,2023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短篇小说集来看看她的叙事路径。阅读中你会发现这些小说的语言,具有“意象性”特征,人物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复合性伤感,思想上闪耀着生命的美丽与悲伤这个宏大主题。

韩江的《植物妻子》这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在某一天”“红花丛中”“植物妻子”等九部短篇小说。每一篇小说,作者仿佛都不在意“故事”这个文学传统的载体范式,而呈现的是零零散散的情节安排。去唤起读者的反思,激起涟漪。

特别是“植物妻子”这部短篇小说,其叙事手法比较激进,采取的是魔幻的笔法。这篇小说说的是妻子背上突然出现瘀青的痕迹,后慢慢延遍全身。大夫查不出五脏六腑有任何疾病。丈夫出差几日回家后,发现妻子不见了,仔细搜寻,听到阳台上微弱的渴求“水……”的呻吟时,才发现妻子站在阳台上已奄奄一息,身体全变绿了。丈夫赶紧给妻子浇水,妻子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没想到的是,妻子却变成了一棵不会说话的树。从故事上看结构简单荒诞,可作者着力点不在这个上,而是折射在人的生存困境上,从乡村到城市,从宁静到喧闹。喧闹中向往静谧的高山、潺潺的流水、清新碧绿的草木。然现实的境况哪能摆脱呢!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借用诗歌的意象,增大了小说的张力。收录的其他几篇小说,写作手法也大同小异。因此不能说韩江的小说在创作上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技法。



人物描写重视环境烘托与独白旁白三重奏。从韩江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收录的作品看,几乎不在意故事的跌宕起伏,而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把现实中的人物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上,展现人生的哲学意义。她以此为起点,从而进行一番思考,让作品的张力大开,产生一种思想深度。为了实现其写作目标,采用散文笔法,进行环境描写,让人物在情景交融中自由自在,由情景变化来影响人物的情绪起伏,从而推动情节发展。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二轮驱动方式进行,这样做效果是更能把人物的意志、行为写深写透。

现实与虚幻是所有艺术作品的源泉,我们应当将作品的艺术技法与作品的思想内涵放在评判标准的重要位置上。由此来看,韩江的小说作品无疑走在了前列。但是如从艺术贴近大众,贴近人民视角来看,韩江作品仍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主席)

讲书人

读一本书 说一段悟

阅读点灯人



周鹤虹

重庆一中纪委书记、德育分管校领导
重庆市“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

我现在在重庆一中项家书院向大家推荐图书。这里坐落着全国最美校园书屋,是一座500年历史的古建筑,是开放式的阅读空间,也是重庆一中人文精神与办学传统的重要载体。

我推荐的图书是《地名里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幅自己的中国地图。而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文明的印记。

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主编的这本书,堪称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百科全书。翻开它,你会发现:每一个地名,都是中国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

全书分为三部分。“山水之间”,讲述祖先如何依山川风物为家园命名;“循善求美”,很多城市的名字里,承载着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等美好的愿望;“历史的波动”则记录地名的变迁,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悲欢离合。

这本书不是枯燥的学术考证,而是将历史、地理、文化与现实生活巧妙连接。那个你日日经过的地方,它的名字藏着怎样的故事?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翻开《地名里的中国》,让每一个地名,都成为你读懂中国的钥匙。